

花

曹靖华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曹靖华同志的散文結集。内容有对鲁迅、瞿秋白等在白区进行文学活动的回忆录；对苏联已故名作家的追怀，訪苏观感；对英明領袖和党的歌颂；以及直抒胸怀、纵情謳歌祖国的壮丽山河、表現今昔变化的抒情散文。

装 幀 設 計：叶 然

插 图：彦 涵

花

书号 1588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字数 10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\frac{3}{8}$ 插页 7

196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1964 年 6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

印数 62001—112000 册

定价 (3) 0.70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目 录

到赤松林去.....	1
人民的春天要开始了.....	11
不尽铁浪滚滚来.....	16
三五年是多久.....	28
罗汉岭前弔秋白.....	35
碧海墨林油香飄.....	50
格魯吉亞紀行.....	57
由“冒險家的乐园”說起.....	63
取天火給人的入.....	70
安得一飲黃河水,九泉長眠願已足!.....	84
片言只語話當年.....	93
春風呵,把“親切溫存的細語”,送到 塔拉斯耳邊!	102
花.....	114

凭吊“新处女”.....	118
好似春燕第一只.....	130
哪有闲情话年月.....	138
素笺寄深情.....	148
采得百花酿蜜后.....	165
忆当年,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!.....	174
智慧花开烂如锦.....	182
叹往昔,独木桥头徘徊无终期!.....	192
雪雾迷濛访书画.....	206
点苍山下金花嬌.....	213
洱海一枝春.....	217
天涯处处皆芳草.....	225
小 跋.....	229

到赤松林去

……您的作品……喚起了我对您的深厚的同情，我很想告訴您：工人和我們大家是多么需要您的工作呵……

——列宁給綏拉菲摩維支的信

这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的事了。

虽然早晨八点钟了，可是莫斯科的夜幕还没有升起。我从我的临时寓所出来，乘电车到了加桑車站，买了票，上了火車。

大約只过了一小时，就到了目的地——休养站。

实在說，这不是車站。这大概是站与站之間新添不久的一个停車的地方。

既沒有月台，也不見票房。铁路旁边搭着一个临时的木棚，权作售票的地方。难怪当我在車上問起休

养站时，几乎没人知道。

站的周围，不见道路，也没有房屋。除了临时售票的木棚以外，便是一望无际的葱翠的松林和晶莹的白雪。

这真是如入无人之境。綏拉菲摩維支在哪里呢？
我躊躇了。

我把他的儿子耶戈尔昨晚给我开的詳細地址和繪的路程图，从皮包里掏出来，看了一遍，还是茫然。就到售票处問道：

“請告訴我，赤松林在哪里？”

“对面就是。”

“你曉得作家綏拉菲摩維支住在什么地方？那森林里有入家嗎？”我又問道。

“不曉得。你过了铁路，順着右边的小路走，就看到人家，到那里問吧。”

我过了铁路，順着白雪上几乎辨不清的小徑，往森林里去了。

到了森林里，回头不見铁路，也不見站。上边是葱翠的松針，遮着青天，下边是晶莹的白雪，盖着大地。林間陣陣的清香的松濤，沁人心脾。当風停濤止的时候，

松林里靜寂得几乎連一根松針落下来都可听見。一小時前的赤都的繁华緊張的印象，都被这陣陣的松濤冲洗得一千二淨了。

我到了一座別墅式的木房跟前，輕輕叩了門。应着叩門声，出来一位慈祥的有着城市風度的中年妇人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。

“对不起，請問你可知道綏拉菲摩維支的別墅在什么地方？”我問道。

“向左去，不远就是。不，怕你很难找，还是让孩子引你去吧。”

“多謝，多謝！好极了，如果可以的話。”我不等她吩咐孩子，就又高兴又感謝地忙着說。

“把这位客人領去，”她吩咐着孩子說。

“到哪去？”孩子莫名其妙地問着。

“波波夫那里，”她解釋道。

大概綏拉菲摩維支平常还用真姓，所以这孩子只知波波夫，而不知道綏拉菲摩維支了。

孩子随手拾起一根松枝，在雪地上抽着，引着路，在前边走着。

四周是无际的、擎天的、葱翠的松海。地下是松軟

的、晶瑩的、茫茫的白雪。松林中間有一片小小的空地，空地上有一座精致的两层楼的別墅，全是木质的。

“这大概就是吧？”我問道。

“是的，”小孩子答道。

敲了門，出来一位妇女：

“請进来，請进来，从列宁格勒来的吧？我上楼通知一声，請等一下。”

她不待我答話，就跑上楼去了。

“請吧，”她又出現到楼梯的轉角处，說着就把我引上去了。

“請吧，請进来，欢迎得很！曹同志！昨晚我的女工同志从城里来，說你今天要来的。”綏拉菲摩維支同志在門口迎着，握着我手說。

我們进到一个不大的房間里。这是书房，又是臥室。室內簡單、朴素，可是非常整洁。一張床、一張写字桌、四把木椅子、一个小书架，架上放着一部新出版的《列夫·托尔斯泰全集》和几本杂书。

我坐在写字桌对面。他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我紧跟前，双手按着膝盖，慈祥的面孔上，堆着亲切真摯的微

笑。炯炯的目光凝視着我。他一見如故，懇切自然。尚未坐定，一連串問題就發出來了。

他從中國左聯問到蘇區，問到工农紅軍，問到……滿懷興奮、渴望、關切地詢問着。迫不及待地一個問題沒完，就跳到另一個問題上了。

“呵，呵……我們的報刊對這些介紹太少了！這多么有意思呵！”他插着說。

接着又問到蘇聯文學對中國讀者的影響，有哪些作品介紹到中國等等。

我匆忙而簡扼地把他提出的問題回答過後，就緊接着說：

“你的《鐵流》也越過了萬里雲山，闖過了千關萬卡，流到中國讀者面前了……”

我說着，唯恐他那連珠槍似的問題，打斷了我的話，一面說，一面就把魯迅從上海寄來的兩部《鐵流》，從書包里掏出來，遞給他：

“讓我把中文版的《鐵流》送給你吧。再一次謝謝你去年特別給我們寫的注解……”

“難道可出版了嗎？”

他說着，把書接到手里，前後翻閱着，炯炯的目光，

再三細看着一切插画、装璜、紙張等等，高兴地又握了握我的手說：

“多謝得很！这样精美的版本，是《铁流》出世后我第一次看見！好极了！它还能在中国出版嗎？沒有被禁止嗎？”

“出版是經過重重困难的，沒有书店敢出版，这是魯迅亲手編校，自己拿錢印的。”

“这更其难能可貴了……呵哈，魯迅，《阿Q正傳》的作者……”他插着說。

“是的……在中国反动政权的岩石似的重压下，你的《铁流》不但开出了铁一般的艳丽的鮮花，而且給中国讀者很大的鼓舞，在思想上武装了他們。”

“哈哈，是嗎！……对不起，請让我也送给你两本书吧！”他說着就随手把桌上放的新出的他的全集中的三卷小說：《一九〇五年》、《旧俄罗斯》和《在炮烟里》等取过来，拿起笔在每卷的扉頁上写着：

《铁流》中文譯者曹同志存念

綏拉菲摩維支于休养林中

1932年12月1日。

写罢递給我。我們又握了手。

到早餐的时候了。門口樓梯旁的平台上，靠窗放着餐桌，擺着早餐。

“請去吃早餐吧，曹同志！”

“謝謝！我在車上吃過了，綏拉菲摩維支同志！”

“不行！不行！得去吃！這是法律！”他連說帶笑地把我推出了去。

在吃早餐的時候，他說他現在看一本《划船術》。問我會划船不會。他說他要學划船，對這很感興趣呢：

“去年夏天我同一位作家在頓河划船。真有趣，把衣服都濺濕了。划够了的時候，就到岸上生起火來，烘着衣服……”

“最近在《十月》雜誌的預告上，知道《鐵流》的續篇《鬥爭》，將在該雜誌上發表，這是蘇聯文壇上的一件大事，蘇聯國內外的讀者，讀了《鐵流》之後，恐怕都一心希望着《鬥爭》呢！這部作品脫稿了沒有？預備從哪一期開始發表呢？”

“是的，從哪一期發表，還說不定。還沒有寫起呢。”他答道。

“你目前在寫什么呢？”我又問道。

“現在應廣播電台邀請，把《鐵流》縮寫起來，准

备录音用，全书大約一小时播完。”

“近两年来的苏联作品，你喜欢哪些？”我問道。

“《布魯斯基》^①很好。伊里茵珂夫的《主动軸》也写得很好，我很爱。我現在要写一篇文章来評論这部小說。”

“你的論文将在哪里发表？”我忙着問道。

“在莫斯科《真理报》上，”他繼續說，“这是一部生动而真实的作品。我們好多作品都失之單調、公式化……作者都把生活的辯证法忽略了，把作品的主人公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，都写成是走直路的。实际并不如此，一个内心充滿矛盾的活生生的人，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，多半都是迂迴曲折的：有时主人公对革命不了解，有时躊躇，有时犯錯誤……在錯誤中吸取教訓，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鍛炼……經過了好多曲折，才走到革命道路上来。在作品里也要真实、生动、細致地把这些变化、成长过程都表現出来……我們处在极有意义的时代，人类史上沒有的偉大时代，群众的思想、情感，都神速地向社会主义轉变着……可是反映这些

① 即潘菲洛夫的《磨刀石农庄》。

轉變的真實的好作品却不大多。時代跑到前邊去了……”

最後他又問道：

“聽說漢字很難學，是不是？有沒有人在提倡用拉丁字母拼音來代替，使文化普及到工农群眾中呢？”

.....

大約兩點鐘了。我說了告辭的話以後，他說：

“好，咱們一塊走，我也要進城呢。”

他親自揀了兩件襯衣，用細繩扎起，裝到書包里。那細繩是用過的舊繩子，但他連這都捨不得隨手拋棄，把它整整齐齊地卷成一小卷，放在書桌頂下邊的抽斗里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看來，事無巨細，他都是親手料理的。他的生活儉朴、整潔、有條不紊。

我們一同回到城里了。一下火車他就說：

“曹同志！等一等！你是不是回寓所去，我打電話叫‘蘇維埃’汽車來，十分鐘就有了，我用車把你送回去。”

“多謝多謝！只怕你很忙，耽誤你事情。”我不好意思，可是又不便謝絕地說。

.....

莫斯科变相了！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。在市中心，在莫斯科河岸上，在大“石桥”的桥头，两三年前，从中山大学門口，隔河朝夕相望的廢墟上，現在屹立着黑灰色的十层楼的大厦，这是“政府大厦”，是政府人員的住宅，这里就住着《铁流》作者綏拉菲摩維支同志。

到了我临时寓所的門口了。

“多謝！多謝！再見吧，綏拉菲摩維支同志！”我同他握了手，下着車說。

“不客气！再見！你曉得我的家，不走的話，再上我家里談天好了！我們以后常常通信吧！……”汽車慢慢儿开快了，他在車上說着。最后的一句話，几乎被沙沙的輪轉声吞沒了。

1933年3月20日于列宁格勒。

人民的春天要开始了

一九二六年春，开封被封建軍閥攻占了。我在兵荒馬乱中，走出开封，取道徐州、上海，由海路到了天津。一上岸，就先买了一份报纸。第一版上的触目惊心的大字标题，利剑似地刺入到眼里、心里。这是鲁迅所称的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，也就是“三·一八”惨案。

鲁迅在《无花的蔷薇之二》里写道：

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，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，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，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，至数百人之多。还要下令，诬之曰“暴徒”！

如此殘虐險狠的行为，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見，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，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击杀民众的事，仅有一点相像。①

① 《鲁迅全集》卷3，頁188—189。

这儿說的“击杀民众的事”，就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，彼得堡冬宮跟前廣場上的大屠杀。当时彼得堡工人一万四千余人，反对开除工人和要求改善生活，带着家屬，到冬宮和平請願，沙皇命士兵开枪，群众死一千余人，伤二千余人。这天是星期日，故史称“血的星期日”。

這場血案，高尔基写在一篇特写《一月九日》里。沙皇的“仁民爱物”的面具，在这篇特写里被粉碎了。“三·一八”惨案的北京青年的血，令人对这篇特写感到分外亲切。这仿佛写的也是我們的事实。当时就急切地想把它介紹过来，作为借鉴吧。可是迫切的工作，馬上使我重整行装，离开北京，到了广州，投入大时代的戎馬生涯里。《一月九日》的介紹，就完全擱起了。

二十年代末，莫斯科中央出版局（后名“外国文书籍出版局”）汉语部，决定除印行政治性书籍之外，还計劃印些文艺作品。当时印行了《星花》、《平凡东西的故事》、《第四十一》、《不走正路的安得倫》等单行本。供苏联境內的汉语讀者需要。汉语部的負責同志約我譯《一月九日》。多年来，本想介紹的这篇特写，就乘这机

会介绍过来了。当时没留副稿，出版后，就将印本邮寄了一册给鲁迅。时过境迁，我就把这件小事忘得无影无踪了。

回国后，到了上海。一天午后，闲谈微倦的时候，鲁迅拉开抽斗，取出一札手稿。手稿用小讲义夹子夹着，写得十分整齐干净。他递给我说：

“随便翻翻看吧。”

我接入手稿，一篇篇地先翻看着题目。其中有一篇是：《〈一月九日〉小引》。

我吃惊起来：

“谁译的？”

“你译的。”鲁迅答道。“忘记了吗？自从收到你寄的莫斯科版的中文本以后，一直就没机会同国内读者见面。最近有位外国朋友——上海一个华文刊物的主持人，打算除印定期刊物之外，还打算印些进步的文艺作品。他向我索稿，我就乘便把这交给他，并随手写了这篇《小引》。”

这篇跨过万水千山，邮寄到国内的唯一的一册《一